

Закон сохранения любви

爱情 守恒定律

Евгений Шишкин

〔俄〕叶甫盖尼·希什金 著

温哲仙 杨怀玉 刘开华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Закон сохранения любви

爱情 守恒定律

Евгений Шишкин

〔俄〕叶甫盖尼·希什金 著

温哲仙 杨怀玉 刘开华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8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守恒定律/ (俄罗斯) 叶甫盖尼·希什金著; 温哲仙, 杨怀玉, 刘开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301-27460-6

I. ①爱… II. ①叶… ②温… ③杨… ④刘…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3692号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 | | |
|-------|-------------------------------------|
| 书 名 | 爱情守恒定律
AIQING SHOUHENG DINGLU |
| 著作责任者 | (俄) 叶甫盖尼·希什金 著
温哲仙 杨怀玉 刘开华 译 |
| 责任编辑 | 李 哲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460-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up_russian@163.com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9634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销者 | 新华书店 |
|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4印张 350千字 |
| |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58.00元 (精装)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33
第三部.....	261
代尾声.....	377



第一部



深夜时分，尼科利斯克城刮起了强劲的风。这是南方的季风，温暖而又湿润。三月末在本地这个接近极圈的北纬地带，这样的天气是极为罕见的。傍晚时分城郊地区就开始起风了：一阵阵风击打在迎风行走的路人的脸上，让他们简直透不过气来；风儿争先恐后地驱赶着空啤酒罐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叮铃当啷地响着；风儿撕扯着，铆着劲儿地要把海报从剧院的广告柱上拽下来；阵阵的穿堂风犹如大扫把，扬起中央广场积雪融化的柏油路上刺人的冰粒，把它们撒在石座已经剥落的马克思铁像上。

半个夜晚的时间，风密集地向城市袭来——紧紧地，仿佛几乎不曾间断的洪流。它已经不是在玩耍和淘气，而是无情地折断了树木细弱的枝条，一些老朽的枯木干脆就吹倒在地上；刮得屋檐喀喇作响，从某处房顶扯下那些搭建不稳的铁皮和石棉瓦；在一群典型的五层楼布局的迷宫中绝望地窜来跳去，呼啸着，咆哮着，甚至钻入城里唯一的地下通道——仿佛在四处搜寻着猎物。

其中一栋楼房檐下的排水管经不住强风的冲击，突然歪倒，砸向近旁阳台的玻璃框上。玻璃咣当一声碎了：伴随着清脆的破裂声稀里哗啦地向四下散落。这一声轰隆巨响，犹如路上的颠簸，惊醒了玛丽娜。她抬起了头。透过窗帘和窗纱，昏蓝的窗外，什么东西咣啷一声掉了下去，发出碎裂的声音。由于恐怖的回声，玛丽娜已经听不太清这些响动。她瞟了一眼谢尔盖：他侧身面墙睡着，看不见他的脸。

玛丽娜试图想起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搅醒的梦，却一时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风在窗外呜呜地咆哮着，紧接着又听到玻璃的碎裂声。玛丽娜浑身瑟缩着，翻身从床上下来，快步去莲卡的房

间，生怕她的小窗户没关，风会吓到女儿，或者把她吹着凉了。

孩子的房间朝向楼房的另一面：院子，在这里风似乎柔和了些，虽然昏黄的街灯下院中白杨树的枝影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摇曳着，但风声听起来飘渺而温存。玛丽娜的心头涌上一种罕有的愿望：画十字为自己祝福，为女儿祝福。女儿看来睡得很香：发出轻微的鼾声，也没有蹬掉被子。不过玛丽娜没有贴身的十字架，在房间的角落里也没有供奉任何圣像。“该挂一个。莲卡是受过洗的。圣像和十字架搁在什么地儿了。该找出来。现在每个人都戴，都挂，每个人又都开始信了”，飘过这个念头，她走出了房间。

回到床上，玛丽娜眯起双眼，想尽快入睡，可是不由自主地凝神谛听着窗外吼叫嘈杂的风声，怎么也赶不走心里的担忧：

“撞了玻璃？什么东西撞的？啊，对了！是燕子！它也撞过玻璃。那也是春天时候的事……”

一只燕子，也许是觅食，也许是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犹如一道黑色闪电穿过开着的一扇窗飞进了房间。独自在家的玛丽娜，当时还是五年级的小女生，被这突如其来的燕子吓得大叫起来，出于恐惧紧紧地偎在炉子旁边，而她的尖叫声可能也吓到了燕子。

那只燕子，围着屋子乱飞，看来，它也明白了：无意中飞进了牢笼，它向着有光亮的小窗猛冲过去，不过却不是它飞进来的那扇，而是紧闭的那一扇。“往那儿飞，往那儿，旁边儿的那个”，玛丽娜不停地低声说着，怯生生地用手向燕子指着窗户。可是那只燕子，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遇到了透明的阻碍，更是乱了手脚，它向房顶深处猛冲，在那里攒足了力气，全力加速向玻璃撞去，为自己开辟自由……

玛丽娜甚至听到了鸟儿骨头折断时发出的脆响。燕子翻身落在窗台上，摊散着折裂的翅膀。它还挣扎了片刻，全身颤抖着，竖起小凤头，不停地喘息着。它漆黑的双眼放出疯狂的光，双翅

抽搐着，不停地抖动着。很快它就断气了。屋子里甚至都变得格外地安静。对于这只小鸟荒诞不经的死亡，玛丽娜深感内疚，所以迟迟不敢走到小鸟近前。

按照迷信的说法，有鸟飞进家里会带来不幸，玛丽娜那时候太小还不知道这些。不过兆头应验了。几周之后妈妈去世了，很突然，好像是因为一场普通的传染病，流行感冒，起初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只是后来过了很久，玛丽娜才把自己的孤儿命运，和那只在他们家里迷了路又没有找到通往自由归程而自戕的那只鸟联系起来。

“老天啊，这风声呜呜地真惨人！好像在召唤着不幸。”她重又猛地睁开眼。四周黑魑魑的，风狂吼着。

“谢廖沙！谢尔盖！”她轻声地呼唤着丈夫。可是，她的声音太轻，他并没有被唤醒，甚至当她从后面抱着他，把脸埋进他的后背，他也没有醒。

夜里的风不单在城里要混，还制造了异常情况：它把城南受潮而膨胀的巨大的乌云驱赶在一处，清早这些乌云用前所未有的暴雨对地面发动了猛攻。就这样开始了三天的世界末日。尼科利斯克城发生了各种事故：扯坏的断流的高压电线、呛水的电话电缆井、损毁的供暖系统。伴随着雨流和凌汛，城市还淹没在闲言碎语和悲惨的报道中：

《飓风 and 暴雨导致百余座民房受灾……》

“哇塞！这让人想起《圣经》里的洪水。上帝给有罪的人们降下了兆头。”

“温室效应。无处可逃。大约还要二百年左右——我们北极地区将是全世界的救星。”

“暴雨几乎融化了地面所有的积雪。在老城区半数的街道都遭受了冲刷。水往下坡方向，往河流的方向冲刷。”

“据说，郊区的一位农妇在自家的床上被淹死了。瞧，水位涨成什么样了！”

“收音机一直在广播找人，查出缺了三个，全部来自于老城区。”

尼科利斯克没费神地就被分为旧城和新城两个区域。分离它的是乌鲁扎河。在缓坡的河岸那边，那里的房屋几乎一色儿都是平房，房顶通着烟囱的木屋，连着柴棚、板棚，甚至牲口圈，这片儿是老城区。而在河的对岸，地势陡峭的那边，房屋都是楼房，由石块和水泥搭建而成；在新区，聚集着尼科利斯克的主要人口，坐落着城市的政治、工业和文化中心。

水灾给老城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飓风尚未停息，天空中残存的雨滴又飘洒向大地，康德拉托夫家里就来了一位河对岸的客人——筋疲力尽而又灰头土脸的瓦莲京娜，她是玛丽娜的姐姐。她绝望地开口说道：要知道，我们差不多被席卷一空。屋子里的水没过了脚踝。风掀走了房顶的石棉板，接着——倾盆大雨。装满衣服的衣柜也湿透了。刚把水从屋里清出去，地窖的水还是满的。我真害怕：地基可别毁了。那房子，可以说是咱们的祖辈儿建的。

玛丽娜张着嘴，听着姐姐的讲述。她惊恐地嘎巴着嘴跟着重复某些词，想不到讲述的居然是祖屋，那座圆木垒成的两间房，小的时候觉得又宽绰又结实。

“不过我到你这儿来是为别的事，”瓦莲京娜说完微微一笑，“我是给你送疗养证的。在南方，海边。说实话，现如今那儿确实不能下海泡澡，但是有温泉，还有泥疗。我这张疗养证是通过社保搞到的。我跟你说过这事儿，他们早就答应我的。现在你去吧。我跟单位的领导把一切都说清楚了，他们不反对。去度假的行程单我们都交了钱，拿到手了。你在建设局的铁路工作，连票钱都不用花。

玛丽娜又听得目瞪口呆。本来说的是不堪想象的祖屋，突然又说到了海边和那桩古怪的事。

“我奔哪儿？瓦丽（瓦莲京娜的昵称）？去这样的地方都得

早作打算才成。”

“去吧！这年头这种事儿过了这个村儿还有那个店儿吗？你一直都梦想去海边，喏，这不就成真了。”

“不行，瓦丽，我不能去。莲卡怎么办？她这学期老师勉强让她及格。谢尔盖呢？他们厂子里正在大面积裁员。工资已经一个月没发了。我们领导可能会犯倔不给假。”面对姐姐的好意，玛丽娜举出了一堆理由，可是她的声音出卖了她的举棋不定。诱惑的萌芽迅速地破土而出。

第二天，更确切地说，第二夜，玛丽娜对自己的丈夫极尽热烈和温存。她吻他，疯狂而又贪婪——想要让丈夫得到自己的爱抚到“吃不了还能兜着走”的地步，同时也想自己享受个够乃至比他还多。这一夜过得颠鸾倒凤，犹如新婚燕尔，缠绵悱恻，陶醉销魂，直到凌晨三点多……只是在内心深处，在心底里，玛丽娜又为真相感到懊恼：她这样热情并不完全出于爱，而是有些偿还的成分：她觉得自己有愧于谢尔盖，她要用多情来弥补这次意外幸运的启程带来的罪过。去海边。



去高加索，到黑海疗养院，不得不倒车，经停莫斯科。

首都把玛丽娜拖进了形态各异、平凡无奇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溅满了春天湿泥的车流把她都惊呆了，首都到处都吹拂着异乡的气息。“这儿可不是尼科利斯克！乱踩乱踏也没人看得见……”，玛丽娜小心翼翼地朝四下张望着。面对着簇新、耀眼的西式楼房的正门，她心里暗想：“怎么着，这儿每个街角都有银行吗？”护板上贴满了五花八门的广告，雅罗斯拉夫车站里浑身散发着臭气的无业游民：都是些年龄不清不白的乡下农夫和农

妇，衣着破烂，脸上带着瘀伤，地下通道里一个小叫花子，一看就不是俄罗斯人，黝黑的面孔，厚着脸皮，拦腰揪住风衣的下摆，伸出脏兮兮的手，嘴里乞求着：“行行好！行行好！”地铁里乘客的面孔都那么苍白：“几乎都是些没有梳洗过的人。女人都穿着长裤，也不化妆，边走边吸着烟。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洗过头”；橱窗里名酒集会，女式内衣、食品遍布各处——国泰与民安的幻象，路上的煤渣和拥挤……玛丽娜打算去红场看看，学生时代她曾在那里留过影，背景是宏伟壮丽的墙壁和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的穹顶。可是红场今天禁行。身穿黑色工作服的警卫面部阴郁，眼睛望着别处，嘟哝了一句：“今天不开！”玛丽娜不敬地瞥了一眼救世主钟楼，一群乌鸦在楼顶盘旋。随后她走向了古姆商场。各个商品部充斥的外国货和货品的天价令她震惊不已，仿佛无意间闯入了一个令人厌烦的异邦国度……在汽车此起彼伏的嘈杂声中，她穿过了剧院广场，大剧院旁的喷泉已经钉上胶合板，她站在喷泉旁吃了个冰激凌：华芙筒的巧克力球。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未能成行，虽然她从前也曾做过多次打算。在库尔斯克火车站饱受了几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火车刚一放行，她就兴高采烈地坐了上去。

包厢里的旅伴是一对儿亚美尼亚夫妻，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站下了车，留下玛丽娜孤零零一个人。整座车厢的旅客也寥寥无几了，其中的一位如画般猛扑入眼帘。他个头儿不小，块头儿挺大，大脑瓜，秃顶，蓄着说不清什么颜色、近似于褐灰色的胡须，胡子很宽广，却稀稀拉拉的，像一把破扫帚。他时不时地抚摸着头部，手从脑门捋向脖颈，顺路压平鬓角和后脑勺上几绺稀疏的头发，然后用手掌顺着唇髭向下整理胡须，手刚拿开，胡子又四处扎煞开来。从他那画中人般的外貌，那硕大的脸庞，可以捕捉到几分狮子般的、贵族的气质：稍微有些发扁的肉乎乎的鼻子，一双大眼睛：坦诚直爽，还有滑稽含笑的双唇。途中玛丽娜曾多次在车厢的过道里遇到他，但是他们初次交谈却是在列车驶

离图阿普谢之后才开始的。

“大海！”玛丽娜高喊道，当列车往左驶向海滨，进入港口城市的郊区，那片广阔的湛蓝便跃入了眼帘。“大海！”她重又喊道，不过音调低了下来，害羞地回身看了一眼秃头大胡子的“狮子”，他也站在过道里。

他冲她微微一笑，走到近前，语气中充满了垂爱：“孩子，绝不会是第一次见到海吧？”

玛丽娜暗笑：“你真行，叫我‘孩子’？”她想说，自己已经有了女儿——都是中学生了。不过这位“大叔”看起来还是很有礼貌的，用刺刀迎候他似乎不太合适。

“从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还在画上见过。我自己也画过大海，有段时间我在艺术工作室学习过。”

大海真的令人神魂颠倒，茫茫的海面苍然无际。泡沫打着雪白的弯儿在轻缓的浪峰上戏耍，海浪消融在岸边的鹅卵石中。骇浪挟裹着波涛寻衅而来，拍打在防波堤和丁字坝上、码头的木桩上，激起一堆巨大的泡沫。身姿健硕的海鸥盘旋在海滨的上空。感觉远方那片激流暗涌的蔚蓝总是令人百看不厌。

个性独特的大胡子，名字也非同凡响：发音低沉而圆润：普罗科普。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卢欣。原来，他和玛丽娜在同一站下车：原来，他是受“新俄罗斯人——年轻的头儿”之邀，这位头儿在滨海有栋房子，请他到海边休养，顺便“琢磨琢磨”新的出版方案；原来，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到处都有“创作关系”。

“有段时间，孩子，”旅伴的语调中流露出些许的乡愁，“我在苏联最大的一家出版社工作过，主管科普文艺部。啊！如果你知道，高加索的作者给我带来的是多么香醇的白兰地！中亚的作者带给我的皮囊酒！摩尔达维亚的马奶酒、卡尔瓦多斯酒，里加的香脂……，不过，我现在戒酒了，”他用手指了指右侧腹

部，应该指的是肝脏，然后在胡子下面的喉咙处，打了个响指：

“肝坏掉了，只得戒了。”

玛丽娜笑道：“不想再喝了？”她试图重复旅伴的手势，但是响指没打成。

“孩子，什么叫不想啊？甭提有多想啦！不过不行啊。在头儿的劝说下接受了酒瘾专家的治疗。酗酒，自然不是好事，可是没酒的生活又太乏味了。‘萨佩拉维’‘庚兹马拉乌里’‘茨崑达里’，单是酒名就蕴藏着无尽的灵感。现在生活压力巨大，简直跟判了刑似的！噢！已经晚点四十分钟，”他看了看表，“我们头儿可千万别走。富人可不喜欢等穷人。”

玛丽娜和邂逅的旅伴走出站台，来到站前广场，广场不大，有一座喷泉，在阳光下喷溅的水柱中沐浴着两尊海豚的雕像。玛丽娜四处张望一眼，有些惊呆了：暖融融的春意；玉兰树闪闪发亮的叶子；板栗树散发着芳香，四面伸展着枝条；棕榈树的躯干粗壮有力；疗养城郊外绿茸茸的群山绵延起伏，与蔚蓝的天空融成一片。草坪上嫩绿的春草清新怡人，长椅旁圆形的石砌花坛中紫色的雏菊花新鲜可人。

不远处，在条形遮阳伞下，摆着一家卖帽子的小摊。玛丽娜的脑海里立刻冒出买顶轻盈鲜艳的草帽的念头，她还从没戴过这样的帽子。她走到摊位前，仔细地挑拣起来，一时忘记了同行的旅伴。

“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孩子！”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喊道，“可以捎你一程。”他站在离玛丽娜几步开外的地方，敞开的出租车门旁。他的旁边站着他——那个“新俄罗斯人”，“头儿”。“请多关照：罗曼·瓦西里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用高雅得有些做作的轻快口气做了介绍。

玛丽娜马上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身上被肩包带揉皱的风衣，捋了捋头发，好让对方不去注意她脚上那双有些陈旧的便鞋。又

尽量使自己看起来精神些，漂亮些。

“我帮您提着包吧。”卡列特尼科夫说道。

“不用，干嘛呀，不必要。包很轻，我自己来……”玛丽娜不想让他把包拿到手里：包带像满是油污的草绳，皮包的品相：破旧磨损，上面沾着无法清除的斑渍。

在后排就座后，玛丽娜躲在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身旁，像只小老鼠，虽然她心里特别希望前排的那位乘客转过身来说说话，好打断这位话多的编辑。

“您要去的疗养院到了。”出租车司机停下了车。

“到了？”玛丽娜十分惊讶，也就五分钟左右的车程。

她别过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和卡列特尼科夫，道了谢，然后钻出了汽车。

“我还是把您固执的包送到吧。”卡列特尼科夫说着钻出汽车，跟在她的后面。

“真的不用。”玛丽娜微微一笑，可是为了延长和这个人的有趣的相识，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她把行李交到了这个男人的手中。

疗养院是一座白色的多层建筑，带有蓝色的敞廊，敞廊里安放许多带有条纹的躺椅。通往疗养院的主楼，有一段不长的林荫道，一路上他们二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只是两三句客套话（“旅途顺利吗？”“还好。”“人多吗？”“只有罗斯托夫那站人多。”“明白，不是季节……”），可是玛丽娜胸中开始嘀咕起来。

在前台接待处，她说道：

“谢谢您。您……您是真正的骑士。”

“我算什么骑士？只不过提个箱子而已……再会。”点头告别，挥手告别，卡列特尼科夫离开了。

“再会。”玛丽娜若有所思地重复着，就像初次品尝正宗的

格鲁吉亚红酒“萨佩拉维”一样，有种滋味在心中徘徊不去，就像初次朦胧的醉意在脑海愉快温暖的波涛中轻轻地摇动着清醒的意识。

电梯把玛丽娜送到了八层。她踏进了宽敞的大厅，厅里有一面镜墙和几个角沙发，在巨大的窗下，摆着一排落地陶瓷装饰花盆，盆里的绿叶团团簇簇，像一块菜畦。她看了一眼花盆，随后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心里不由得一紧。又瘦又小的灰不溜秋的风衣，已经褪了色，活结扣子松散开了，风衣从新婚时就开始穿了，并且和大衣一样，配的是绒布坠脚。一条过时的黑色长裙，直挺挺的，没有开襟，修女似的。那双便鞋，在众人面前真的是羞于展示。好在临行前去了趟理发店，做了自己喜欢的方角发型，把头发染成了和自己淡褐本色相配的浅栗色。

玛丽娜看着镜子里的映像，没想到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同意？耳边立刻回想起莲卡委屈的哭诉：“妈妈，你要走，却不带我。你自己去海边晒太阳，我们却在这儿挨冻……好吧，你走吧！我和爸爸在一起还更好呢！”送行的时候谢尔盖有些惘然若失：不是不满，而是沉默，时而漫不经心地微笑，时而神情专注：好像要惩罚什么，但是没有狠下心来，拖延着。

玛丽娜走到窗前，观望着她和卡列特尼科夫走过的那条林荫路。当然他早已离开，车子也早就开走了。“再会……应当回他一句：‘为什么？’”玛丽娜自娱自乐地想象着。

远处，在林荫路的后方，盼望已久的大海吸引了她的目光。

卡列特尼科夫的家离疗养院很近，还在路上，在出租车里，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带着轻薄淫邪的语调，话里有话地对罗曼

说道：

“非常可爱的外省尤物。是不是呀，我的朋友？”

“您想追吗？”罗曼反问道。

“我哪儿配呀？！我都六十多岁了。可别忘了，朋友，多少升金色的水分通过我的肌体……不管怎么说，外省的女人没有失去自己的天真和自然。乡下妞儿从前那也是把老爷们搞得魂不守舍的。我敢打赌——你喜欢她。”

“也许。”

“明天我们打算去格鲁吉亚，是吧？要不格鲁吉亚之行暂时缓缓？或者，可以取消？”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狡黠地试探着口风。

“不。一切按计划进行。先去阿布哈兹，然后去阿扎利尤，再到巴统。”罗曼答道，但是在他的话语中却流露出对自己所言的几分遗憾。



身躯肥胖、行动却灵巧利落的柳芭莎一见到她就抓住不放。

我在这儿好几天一直孤孤单单，寂寞无聊。怪不得我的鼻子发痒——准要喝酒了……为啥站那儿不动，跟个小女生似的？快来安置东西！欢迎到来！

作为这家疗养院的常客，富有经验的人，柳芭莎立刻传授给玛丽娜各种规则：向医生“请求”哪些治疗措施，向哪些人“塞”巧克力糖果，在哪个时段登记矿泉浴。

“这地儿，姐们儿，跟男人是溜不掉的。这儿的男人都带着老婆。即使没带老婆，从他们那儿也得不到什么，除了化验……这儿的人都说这个笑话：有个女人给女友打电话说：‘玛莎，这

儿你不用来了。这儿没男人，所以很多女人疗养还没到期，就要走了……”柳芭莎大笑起来，在她那花里胡哨的豹纹短上衣下，一双木瓜般的巨乳来回滚动摇晃，如同颤抖的肉冻。

夜幕时分，玛丽娜和交际花柳芭莎坐在房间的桌旁：桌上摆着一瓶赤霞珠干红、水果和一盒糖。

“我在毛皮兽养殖场做会计。维佳尼亚，我老公，也在那儿上班，他是车库主任。钱好像还够用——于是我就来了，治病。要知道，我生了两个男孩儿，做过两次剖腹产手术。老大，就一傻子，书包里的成绩全是一分。小的呢，还往袖子上抹鼻涕呢。我一直幻想着能生个女孩儿，有个帮手。但是老天不给我。随他去吧——男孩就男孩，只是长大了千万别酗酒……咱们的男人相当脆弱，比女人还弱。生活中稍微有个磕磕绊绊的，他们就奔着酒杯去了。俄罗斯人是不该喝酒的。我在电视里看过：我们是北方人，我们的身体机能分解白酒的能力很差。你看当地的高加索人喝自酿的葡萄酒，就一个酒鬼都没有……我自己家的维佳尼亚，经常是我从客人那里肩扛回家的。至于上班时候喝酒——那是从来没有的事！你老公呢，玛丽娜，他喝酒吗？”

“跟别人一个样，”玛丽娜机械地回应道，“不能说‘喝’，也不能说‘不喝’。常喝。”说完，她沉思了片刻，情绪低落下来。

那样的场景一次足矣，让你再也无法回答“不喝”。那次谢尔盖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脸色阴沉；玛丽娜盛怒之下，贸然责备道：“家里没钱，你还去喝酒！”他抬起头，两眼通红，充满了凶光，一拳捶打在餐具橱的玻璃上，哗啦一声，玻璃碎了，厨具叮当作响。莲卡从自己的房间急忙跑出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吓得脸色惨白如纸，躲到角落里，嘴里念叨着：“妈妈，我怕”；无奈只能把她送到邻居家过夜，离罪孽好远些；后来谢尔盖一下子就睡着了，躺在地板上，旁边是玻璃碎片，那只流血的手捂着头。一早起来清醒之后他悔恨万分，跪着爬到玛丽娜面